# 游子的艳事

我当年在国外半工半读的时候，赚的钱只够支学费。露宿街头总不是办法，于是到处找个合适的地方住下。终于在“搭上搭”的情况下，我住到一个女同学的宿舍里，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。她答应不用我给足租金，只要我尽量做多些家务就可以在她客厅的沙发上过夜。

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月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半夜里给人弄醒了，原来是我那个“包租婆”同学。当时她身上一丝不挂地骑在我身上，我正想问她干甚麽，她突然一举手，“咯”的一声，竟然把那支比利达自动手枪带到我床上。上次她生日，我陪她去枪会玩时，我曾经见识过那支小家伙的威力。

她的手隔着薄薄的运动裤，抚摸着我的阴茎，并说道∶“是时候交房租了吧！不是吗？喂！咬着它。”

说着，她就把枪杆塞进我口里。她褪下我的裤子，使劲地揉搓着我的阴茎和阴囊，半带粗暴地命今我道∶“快勃起来，快勃起来！再这麽个死样，我开枪了！”

她把手指戮进我的肛门。我出声抗议着，但她并不理会，径自挖弄着，说也奇怪，这麽一来、小弟弟反而完全勃起。

“好了，很好！”说着，她略为坐後一点，将我的阴茎套进了她的阴道里，她己完全湿润，“泊、泊”

的声响在小小的住所显得特别响亮。

她闭了眼睛，一副忘我的模样。我越来越觉得不妥，如果她高潮来临的时候，可能会无意识地开枪，那我岂不是死得不明不白。

心里的不安始终支配着我，即使我的阴茎怎样被她剧烈收缩的阴道所吸吮，我也不能达到高潮，我感到她的阴道越来越热，液体从凹方八向涌出来，使我的小弟弟像在洗热水澡一般。

“怎麽啦！我己经高潮了，你还没有吗？我数叁声便开枪了！”

“啊！她来真的了！”我立即去拉她手臂，但已经迟了，只见她手指一动。

我一阵眩晕，身体一下抽缩、像失禁般猛烈地射精。

待我惊魂稍定，才明白枪中并无子弹，她只是恶作剧，要吓唬我一下。

“原来你们男人只要可以造爱，就是被人用枪指着也不抵抗的。”

後来，我虽然不要每个月交租，但不时要陪她上床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我二年级时的圣诞节，我正在楼上温习，忽然，她和一个金发女郎来叫我下去那个有火炉的温暖大厅。

“脱光你身上的衣服吧！”她说道。

我看着那个金发女郎，不好意思地说道∶“这不大好吧！”

“那也可以，你现在就搬出去，我不再租地方给你了。”

我无奈地宽衣解带。她们已经迫不急待地扑过来，“包租婆”同学又把玩着我的阴茎，她把手指戳进我的肛门，我很快已经兴奋起来。他们高兴地笑了，然後她们要我躺下来，和她们接吻。接着“包租婆”同学想了一个主意，她对金发女郎说道∶“我们轮流跟他干，谁先让他射精就算输。如果一个钟头後他还未射精、我们便赏他一份圣诞礼物，好不好呢？”

金发女郎拍手叫好。她们两人郁摆出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，但当我快要射精时，她们便会捏痛我的睾丸，如果我的阴茎软化时她们又搔我的阴囊，挖我的肛门。

一个钟头过去了，金发女郎边拨弄我的乳头边说∶“他应该得到礼物哩！

“来吧，先让他看看礼物再说。”她们把我带到“包租婆”同学的睡房。原来有一位中国女孩早已被她们绑在床上。

金双女郎温柔地摸着我的阴囊说道∶“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她还是个处女，现在就让你去替她破身吧！”

我爬到那个中国女孩子的身上，她呻吟着说∶“我好怕！”

我轻抚她已充满汗湿的黑发，安慰她说道∶“不用怕，我已经让她们弄得快要射精了，待会没几下就好了。”

其他两个女人的四只手开始刺激我和中国女孩的下体，我们就在扭动中湿吻起来，“包租婆”同学”拍拍我的屁股，说∶“快点插进去，看样子你就要发射了。”

我扶着胀得快破的阴茎，让龟头顶着那个女孩子的私处，她大声呻叫起来，令我更冲动，于是一口气向前疾刺，虽只插入一半，但她已痛得死去活来。